

責任編輯：張旭燴

積閏與「報大數」

琴台聚 潘國森

城中間人剛過完新年元且不久即辭世，告其生卒年為一九三二—二〇一〇。這便就引發計算年齡的討論，有人拿卒年減生年，便說七十九歲之說有問題。廣府話後語有謂：「死人燈籠——報大數」、「死人燈籠」指家有喪事時，在大門外懸掛、用藍字寫的燈籠。有人說中國人辦喪事，要為死者添天、地、人各一歲云云。另外曾經聽人說要加天、地、人各一歲，便是加三歲。兩種加法相若，細看則無憑，若非信口開河，則屬以訛傳訛。

小時候讀報，經常見有大大小小的小新聞。在七十年代初才正式立法禁止立止，那時讀到到富人家三妻四妾、子女要分嫡庶，從中了解舊社會的大家庭制度和風俗。後來在報上登計開的習慣日漸少見，而計開的寫作水平亦日益低落。例如死者有孫不見媳婦列名，自然是兒媳已離異（那時還未流行聘用代孕母），有外孫而不見女婿，則必是女兒的婚姻觸礁。

中國人傳統計算年齡的辦法，其實只考慮當事人在世上活了幾個年頭。「過一年，大一歲」，到了大年初一，所有人都同時添一歲，簡單明白。若有人在農曆大年除夕那天出世，到翌日元旦已經兩歲了！此外又有「立春」（每年公曆二月上旬）跟「元日」那一天才算新一年的開始的爭議。若論曆法，當然以元日為歲首，但在「子平」

捐贈器官等同人身復活

翠袖乾坤 余似心

香港捐贈器官的人在去年創新高，數字是多少？一百五十八人，雖然數字仍低，與等候器官的二千多人相比，屬杯水車薪，但畢竟是很大的進步。能這進步，海關督察許細文仗義捐肝救同事的大愛行為，實在令香港人對捐贈器官有了新的概念。

我很早已對家人清楚表明，死後把身體各器官捐出，並非懷有什麼偉大的想法，而是想到在腦幹已死、神識已散之時，留下的臭皮囊，若埋在地底，任由它腐爛發臭生蛆蟲，想來也毛骨悚然；一把火將之燒成灰燼，腦袋功能雖沒了，但其他大部分器官可能仍然可以運作，一起燒掉實在可惜，等同另類謀殺。況且自己用不着的東西可以幫助到在世的人活得更健康，那做好事不費吹灰之力。

正如離世幾天的內地年輕癌病婦人喻銀燕，她捐出的眼角膜，足可移植到六位病人身上，令他們重見光明，看到世界的美麗。一個人捐出的身體，可因應其功能而移植多至三個器官或以上，包括心、肝、肺、腎、骨、皮膚、眼角膜等等。

這是多麼美好的事，自己的靈魂離世後，身體的多個部分分別藉着別人的生命存活下來，繼續在世間發揮功能，這是別人延續了我的生命，這對我，仍不完全死亡，實地地藉別人的身體活着，多麼美妙！

藏人藉天葬形式把屍體剖開餵鷹以延續生命，相對來說捐贈器官意義可能更大。埃及人為了解身體有不能復活後，我們看到防腐劑製成木乃伊，可是千百年後我們看到的仍是既黑又乾的屍體，返魂乏術，沒有一人能復活下來。可想捐贈器官也是身體的一種「復活」形態，敗死的器官讓它死去，仍有功能的器官在世上繼續使命，直至不能工作的一天，這，令人身更可貴。

沒有傳媒的日子

跳出框框 蒙妮卡

港台電視節目《鏢鏘集》日前播放一集名為「沒有傳媒的日子怎辦？」內容講述香港中文大學傳理系學生，與倫敦和華盛頓的大學，共同參與一項實驗：在一個沒有報紙、電視、電腦、手機、書籍和雜誌的二十四小時裡，他們如何安心過日子。

焚香上，中大女學生關掉電視機後如無主孤魂，對着眼前的一碗麵嘆聲嘆氣。她說，從未如此慢條斯理地吃麵；她表情呆滯，度日如年。另一位男生關掉手機後外出購物，店舖正閉着電視，聲浪吵耳，他連忙雙手按耳，避免受電視誘惑。

沒有傳媒的日子，像世界末日；弱小心靈，無法自處。相隔短短一代人，傳媒有了天翻地覆的改變。我們年輕的時候，沒有電腦和手機，群體生活卻多姿多采。

那是一個頭頭是道鮮花的「嬉皮」年代，學生捧住結他在大學校園唱民歌，周末開通宵派對；那是一個反戰（反越戰和保衛釣魚台）的紅年代，大學生搞運動，關心國際和國家大事；那是一個浪漫年代，和初戀男同學去電影院看杜魯福的《偷吻》。

那還是一個頹廢年代，學生趁着空堂，結隊去學校附近的同學家裡打麻將；曾經有同學因沉迷打牌而經常缺課，被學校開除了。假如今天的「大學生」也流行此道，他們肯定會一邊打牌，一邊拿着手機上網發電郵，隨時「出沖」、「食豬腳」。

我們的上一代，甚至沒有電視機，報紙和雜誌寥寥無幾；他們晚飯後聚集榕樹下或天台開話家常，生活同樣寫意。母親七十天在廣州生活，每晚被出席檢討大會；她和車間姊妹照樣在台下編織毛衣，研究新式樣。她們沒有傳媒的日子，但有群體生活，艱難歲月終於度過。

傳媒豐盛的今天，孤獨的一代卻變得惶惶不可終日。

女人回家與社會安定

女人回家與社會安定，似乎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兩件事兒，可細想想，之間卻有着不可分割的內在聯繫，中國好些社會問題，恰是因女人不在家引起的。

中國男士想必特別喜愛韓國、日本的女子形象。電視劇中的她們待人彬彬有禮，溫柔可人，全身心地在家相夫教子。夕陽西下時分，她開着小車去接年幼的孩子下學；疲憊的老公回到家，她會款款遞上柔軟的拖鞋，備好一桌清淡可口的晚餐。如果說男人是家庭的經濟支柱，一個稱職的家庭主婦，就是家庭的精神支柱。譽滿全球的日本藝入山口百惠，不也在事業如日中天之際，就退隱回家當了30年家庭主婦？

咱們中國的女人呢，天天跟男人一樣在職場上拚得昏天黑地。下了班，麻利點兒的跟老公一起煮速凍餃子團團圍坐，吃完飯兩腿一翹看電視，髒衣服扔了一地；嬌氣點兒的就還得老公下廚伺候，男人打着精神給老婆端飯，送菜，倒洗腳水。第二天，女人打扮得精神精神上班去，後邊留着個豬窩似的家。幸虧現在只能生一個，孩子生完完完就扔給正年富力強的爹媽。若是實在沒人管，娃娃就早早脖子上掛着鑰匙，孤獨的小人兒，早早學會泡方便麵。

一個主婦缺位的家，就像個匆匆相聚的旅店，絲絲冷氣由硬硬的牆壁上透出來。打算工作、家庭一肩挑

了作業，小狗歡躍，鮮花盛開，金魚暢遊，被子散發出陽光的味道。男士下班後身心得到放鬆，在職場上更有生氣。辦公室中那些面色憔悴的男子，多半有個顧不了家的老婆。

除了女高官或居里夫人式的女科學家，中國女人也不都是天生愛上班。很多女性從小的夢想，就是經營一個能遮風擋雨的小家。料理好一個溫馨的小窩，需要的智商並不低，居家生活也並非與世隔絕。傳統的中國家庭主婦標準很高呢，要「上得廳堂，下得廚房」。舊式家族的淑女們能理家，也有雅興吟詩作畫。當代一些富貴的女士回歸家庭後，也沒讓自己淪為黃臉婆，相反，她們全方位地挖掘生活樂趣，活得更滋潤了。在互聯網發達的當代，宅女也不會寂寞，網店、網友、網上寫作，都是與社會溝通的平台。那些只知去單位聽領導指揮的女人，倒最不需要獨立思考，有女人愛上班的理由竟：要不幹嘛去？讓她回家呆三天，竟能把她悶死。

早年我在家休產假帶了半年孩子後，真是不想再上班了。在家心情非常放鬆，做家務同時還可以隨意看書，有充分的時間與孩子肌膚相親。上午陽光燦爛時分，我輕輕鬆鬆抱着孩子下樓曬太陽，去鄰居家串門聊天，不用擔心單位有什麼事來催你。而那些當代女白領們，給孩子餵個奶都得開車快速往返。

有全職太太的家庭更能培育親情，雙職工的孩子因少有關愛，長大後常與父母不親。50後的父母常把「工作第一、家庭第二」當成美德，孩子病了也捨不得請假。奉獻時代的個體無比卑微，就有了一個個親情淡薄的家庭。那些家庭的兒女長大離家後，每每給父母留下淒涼的晚年。

其三，女人回家，有利於形成家庭財政的良性循環。隨着社會勞動成本的快速增加，家庭服務員的價格已越來越高，讓普通家庭難以承受。照顧老人的保



全職太太有幹不完的事兒。 網上圖片



職業女性工作壓力大。 網上圖片

堵車

思旋

吃過「臘八」粥後，北京家家戶戶開始忙著辦年貨，春節氣氛漸濃。原本交通已夠擁擠的街道更見長龍處處。香港中環訪京團在連任榮譽顧問深澤領下，中聯辦主任彭清華任榮譽顧問，調部部長沈沈仲、副團長一行三十餘人，三日拜會行程，十多個部委會見，獲國家副總理、多個部長會見，獲國家副總理、多個部長會見，獲國家副總理、多個部長會見。

糟蹋「鄧麗君」

生活語錄 吳康民

看完豪華的音樂劇《愛上鄧麗君》，我的評語是：「多點歌，少點過場。」歐美音樂劇精華，開創中國音樂劇新頁。在中國，或許是開創。在美國，這種百老匯式的音樂劇，已經流行了幾十年，不少還拍成電影，傳播全世界。

此劇導演和音樂總監都是美國人，當然學足美國「百老匯」的。只是加上一個鄧麗君，一位中國人熟悉而且去世的歌甜人美歌星，稍稍增加一點中國元素。否則，無論舞步、服飾、背景、音樂，都是地地道道的百老匯情調。比起之前來港演出的，以「梁祝」故事創作的音樂舞劇《蝶》，更是十足的「百老匯」。

故事情節其實十分牽強。主角周夢君的父母，是電影《山楂樹之戀》中男女主角文革中戀愛的翻版。在那個火紅的年代，母親又如何能藏有鄧麗君的舊唱片呢？鄧麗君的歌聲，又

2010人物列傳

網事 理美美

二〇一〇年剛剛過去，網上網下都忙著總結。上幾期中，理美美曾點過了過去這一年中的網絡熱詞，而今將挑戰更「宏大」的網絡大事。所以，今次的文章中，將不斷地出現「名詞典故」，而礙於篇幅限制，不少事件卻僅能「露露」而不能詳解。但您，也可以就此換個角度把它當成一副「考卷」，看看您在過去的這一年中，於網絡的界裡，是「了」還是「不了」；「以人為本」的精神，先從人物開始。

有媒體在評選二〇一〇十大網絡人物時，把頭把交椅贈予了「小月月」。對於這個「糟蹋了無數東西，奔出了無數雷語，引來天涯萬人駐足圍觀」的經典極品女拔取頭籌，理美美也認為是實至名歸，畢竟，能開創「拜拜神教」的只有她一個，那真是上升到了「信仰」的層面。而小月月絕對對觀者為觀止的事蹟，也讓她無法與其他任何人歸為一類，只能作為一個單獨的個體獨步天下，獨孤求敗。

在二〇一〇年，有許多網絡紅人其實用兩個字就可以概括：「哥」和「姐」，其中的代表人物非「犀利哥」和「鳳姐」莫屬。當今，在犀利哥的大旗下，相繼出現了「高數哥」、「奔跑哥」、「下崗哥」、「妖嬈哥」、「錦旗哥」，甚至還有「個非人類的」章魚哥；而在「鳳姐」的引領下，「微笑姐」、「學歷姐」、「情趣姐」以及年僅四歲的「失控姐」也都紛紛閃亮登場。據說，二〇一〇年最後一位網絡紅人名叫「浮雲哥」，而媒體評論說，這正正暗合了網絡紅人們其實「神馬都是浮雲」的最終命運。

另一組人物來自官員，其中最紅的兩個人是李剛和韓峰。前者因為兒子的「一句我爸爸是李剛」而「被轟紅」，後者因為「一部局長日記」而「被轟紅」。

此外，二〇一〇年因網絡而紅的還有一個「名人組」，其中，郭德綱稱徒弟「民族英雄」而被反三俗，周立波在畫畫下三路之後終於獲得「周自宮」，相聲界一度炙手可熱的「北郭南周」都不淡定了。此外，號稱「網絡第一打假衛士」，亦是不少名人噩夢的方舟子，是被不同機構同時評為年度人物的紅人之一，他先後將唐駿、馮水、周立波等人拉下馬，所到之處，都是風波。也因此，這組名人紅人中，還要再加上個悲情的唐駿。（二〇一〇大事記之人物篇）

犀利哥是「哥系紅人」的代表

網上圖片

馬，所到之處，都是風波。也因此，這組名人紅人中，還要再加上個悲情的唐駿。（二〇一〇大事記之人物篇）

百家廊

陳曉鳳